

通志經解





春秋集傳卷第八

新安東山趙汝輯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曰繼故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穀梁傳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公羊傳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稱婦有姑之辭也高抑崇曰稱婦姜見敬嬴妾也而姑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請會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大夫非殺不言其大夫此放也則其大夫何諸侯無專放放與殺一體也曰放其大夫者譏其專也或稱國以放或稱人以放義與殺其大夫同也穀梁傳曰放猶屏也高抑崇曰放者投之遠方也晉與衛同為列國而放其有罪之臣於衛是鄙衛也衛人受晉之逐臣而不辭迫於勢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宣公篡立而請會于齊求列於諸侯免於討也

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曰拜成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傳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陳氏傳曰外取邑不書雖取諸我不書據傳襄二十六年齊取我高魚必有歸之者也然後書是故濟西田書取謹闡書取

秋邾子來朝

齊故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陳氏傳曰書遂侵宋言不在陳也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



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爲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於是始故謹而書之也自是訖春秋師再有事無言遂者矣言遂者非與國伐盟主

齊侯伐衛遂伐晉事在襄二十二年則盟主伐與國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靈公之會諸侯不序大夫自參以上人之此趙盾之師也則其列數諸侯會之何嫌以中國結於夷狄也自中國無伯而諸侯不序而楚君將稱君是春秋所以辨名實也然晉雖弗伯而中國之大義不以無伯而亡以楚得鄭侵陳遂侵宋稱君將矣

而救陳人晉大夫會伐鄭不序諸侯是遂無中國也春秋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故當楚書君將則中國君大夫禦楚雖無功從其恒稱明晉雖不競而楚終不可以無討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公羊傳曰此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趙穿者盾之族也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伐宋受命于楚也不言伐以及戰見之也大夫  
生死皆曰獲言獲言敗績師敗績而身又見獲也  
君獲不言師敗績重君也大夫獲言師敗績師重  
與大夫等也

秦師伐晉

以報崇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此晉趙盾以諸侯之師曷為稱人以罪晉也鄭為  
楚伐宋獲其大夫晉之恥也盾與諸侯之師以伐  
鄭而畏楚輒還中國益以卑矣陳氏傳曰以晉為  
甚不競也楚方圖中國而晉以大夫用諸侯由是

兵車之會自參以上皆人之而楚皆稱子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穀梁傳曰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  
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  
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郊趙穿弑君而  
後反趙盾史狐書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  
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  
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  
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者過在下也胡侍講曰趙穿弑君而盾首惡是盾  
與聞乎故也薛士龍曰君將殺盾而穿弑君則主



弑者盾也穿受命而行事者也吳先生曰穿盾之族子穿之弑爲盾之弑也書曰趙盾弑其君誅首惡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未牲曰牛牛傷改卜禮也改卜牛又死異也乃不郊重其變不敢瀆也言免牲不言不郊從可知也言牛死則言不郊牛死得再卜須言不郊義乃盡也此何以書記異且言猶三望也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夷狄相伐不書

據文十六年戎伐楚哀四年楚克夷虎蠻氏之類皆不書

此何以書近王

都也陳氏傳曰窺周室也

夏楚人侵鄭

鄭即晉也晉侯伐鄭及邲鄭及晉平即何以不書以鄭之反覆乎晉楚之間非得已也故書晉楚之侵伐則鄭向背可知而凡以侵伐取成者不悉書雖晉君自將亦不書以見春秋雖責備於鄭而察其情也然猶書侵伐者所以譏晉而罪楚也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  
以肯也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  
乘義而爲利也劉侍讀曰平莒及邾義也莒人不  
肯吾有不義焉伐莒強也取向利也非君子之道  
也小邾射以邑歸魯魯使大夫盟之辭曰使子路  
要我無所用盟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  
一言子路可謂能以言信矣推子路之心居邾莒

之間安有不聽者哉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弑君者公子宋也則曷爲蔽罪歸生歸生正卿也  
而與聞乎故則歸生固爲逆首也然則公子宋無  
罪與以歸生受誅而宋獲免是春秋爲法書之論  
也法者具獄以定刑故有出入之患春秋立教誅  
首惡以正人心人心正則君臣父子之分明而禍  
亂息矣故謂晉趙穿鄭宋爲佚罪必欲成盾與歸  
生爲首弑然後無累於春秋是法書之謂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穀梁傳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內也陳氏傳曰公自主之也於是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則高固伉也吳先生曰宣公負篡國之罪倚齊以自安數朝數聘猶以為未也甚至齊臣強委禽焉亦與之女而不敢違又且

自為之主蓋其身為不義故能忍恥辱而屈於人下彼曹子臧吳季札果何人哉強與之國義不肯受故能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常信於人上叔孫得臣卒

不日公弗臨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曰反馬也家鉉翁氏曰反馬不躬至歸寧無並行高固卿也而與婦俱來非禮也

楚人伐鄭

楚將稱君矣此曷為稱人一役而再有事也楚比伐鄭不能服於是楚子再見故略之也略之則荀



林父救鄭伐陳何以不書陳鄭一體也力不足以保陳而伐陳以救鄭非伯者救中國之道也故書

侵陳舉重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討貳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謀會晉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晉靈之會盟皆不序黑壤而下何以復序諸侯成公初有志於諸侯也晉靈公再合諸侯于扈既失齊又失魯且失陳失鄭晉是以無能爲成公立而自將以伐鄭鄭既服則有事於陳於是請王命以合諸侯于黑壤而王叔桓公以涖之庶乎文襄之餘烈矣故晉之盟會復序諸侯於是始雖然猶未書君將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此有疾而復也曷為不言有疾

據昭公如晉有疾乃復

義不可言

也國君外如有疾而復君禮也人臣不以死生貳君命無以疾還之道也禮賓入竟有疾而死遂也若賓死未得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朝聘而終以尸將命禮也黃齊竟也以疾還非禮也卒已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謂禘也大廟曰大事羣公曰有事此大廟也則其言有事何雖大廟也為君事言曰大事為臣事言曰有事各以其故言之譏不在用禘故不言禘也遂公子也其曰仲何也錄異恩也垂齊地也

陳氏傳曰其不言公子仲遂

據公子季友卒公子叔肝卒

蒙上文也

大夫卒竟內不地竟外地諸侯雖不出竟地之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穀梁傳曰猶者可以已之辭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公羊傳曰萬者何千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知其不可而為之也何休氏曰禮大夫死為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卒事而聞之者廢

繹

戊子夫人嬴氏薨

以夫人之禮喪妾母也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

羣舒皆東夷之國也

據成十七舒庸襄二十五舒鴻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

克葬

己丑葬之日也雨不克葬者禮君葬用四紼執紼

五百人遺車七乘其物備其事嚴不可以冒雨而

葬也庶人縣窆不封不樹不為雨止則大夫以上

葬為雨止矣左氏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

遠日辟不懷也何休氏曰死葬之以禮故不得行

禮則不葬也

城平陽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如不月苟如以四時首月則書其月非王事不

敢廢時首也故如京師月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根牟微國也國而曰取不絕其祀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胡邦衡曰成公再合諸侯而以林父帥師大夫猶專伐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高抑崇曰不言卒于會者諸侯已散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洩冶

殺諫臣也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歸田邑不言我其言歸我何公親受于齊也故不言來歸見公如齊而後反之也胡侍講曰魯宣自卑以事齊齊侯以其能事已而後歸之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穀梁傳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其月以奔諸侯之喪異之也

據成十年公如晉月

奔喪臣子之事也

諸侯於天子親之者也而公不行於大國使人者也而公親之宣公之事齊恭矣而莫甚於奔

其喪是故異之異之者譏之也其後則成公如晉

奔晉侯之喪甚則襄公如楚且送其喪又甚則昭

公弔少姜晉人不納魯道日以卑矣而其失自宣

公始然宣公所以自屈於齊者由其本之不正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

春秋舉重前年宋人圍滕今又伐滕其悉書之何

間晉之不競也滕小國也介於大國之間上無天

子下無方伯則為之私而已齊桓卒而宋人執其

君晉伯衰而宋人圍其國中國之無伯小國之憂

也然宋襄執滕子而身亦見執於楚宋文圍滕而

國亦見圍於楚諸夏之無道夷狄之資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時鄭及楚平而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則必非

微者矣其稱人何當九年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



而子良憂之至是而及楚平豈得已也哉懼晉不足恃也於是伐鄭取成矣俄而楚子遂盟陳鄭于辰陵以晉大夫專伯討罪不能信義以屬諸侯又不能威楚徒紛爭耳故人之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先王之子也公羊傳曰天子之大夫也其

稱王季子何據叔服不繫王不稱子生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何母弟也何

休氏曰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據卒稱王子殺乃稱弟故上

季繫先王以明之陳岳氏曰天王使卿大夫來聘

多矣或爵之或字之未有使母弟下聘諸侯者斯

母弟矣名之不可也爵之字之則何以別於卿大

夫斯不名不爵不字者是貴王母弟之義也陳氏

傳曰自頃王而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王

貴子實來則已尊已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間齊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聘嗣君也

冬公孫歸父如齊

伐邾故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未踰年稱君以嘉好之事來錄其從吉也

饑

劉侍讀曰凶年補敗不足曰饑死傷流亡曰大饑  
楚子伐鄭

於是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以諸侯之師成  
鄭不書晉終不競於楚不足書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厥貉不書陳鄭以非其意也盟于辰陵楚猶未得  
志焉則曷爲書之晉終失陳鄭也其不月何夷狄  
之盟恒不月也

據僖二十年二十二年秋盟同不月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欒孟

外相會曰會于某內曰會之此其以內辭書何外  
夷狄也夷狄不可使與諸侯序故殊之殊之者外  
之也以夷狄與諸侯序不殊者必夷狄而自相會  
者也故申之會不殊准夷陳氏傳曰楚方倡義於  
天下而晉汲汲於羣狄至往會焉晉卑甚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夷狄殺諸侯之大夫不月

凡三皆爲上事月

其月爲中國討

賊也於是楚子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則其先書  
殺後書入何

據晉侯書入曹執曹伯

修春秋之辭也入人之國者



夷狄之強也討賊者天下之公也不以夷狄之強廢天下之公故先正其討賊也穀梁傳曰此入而後殺其不言入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陳氏傳曰不書入而後殺與之以討賊之義也是討賊一事也入一事也楚亟稱子矣自宋萬而下無討賊者雖討之不以其罪且百年於此則楚之討夏徵舒其曰楚子何春秋之法惟討賊不以內外貴賤恒稱人也公羊傳曰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丁亥楚子入陳

夷狄入中國不日

據荆入蔡狄入衛楚人入鄆

此其日何既正其討

賊則入陳不可與猾夏同文故日以別之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陳氏傳曰凡奔非其罪納之者罪也則但書納公孫寧儀行父與君淫者也則其不書奔何微二子則楚師不出徵舒不討靈公不葬微二子則楚師不出徵舒不討靈公不葬然則宜納者也則其書納何二子足以免於奔而已而納之者楚子之過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此救鄭而敗績于楚則曷爲從其恒稱不絕晉之禦楚也晉率諸侯以攘夷狄者也當晉大夫自將以禦楚子雖無功猶不奪其恒稱楚終不可以無討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夷狄滅小國不月大國則日此附庸也其日何危乃宋也楚旣得陳與鄭即圖宋蕭宋之附庸也滅蕭所以偏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此晉先穀宋華椒衛孔達也曷爲稱人楚子圍鄭滅蕭矣而晉大夫區區強三國以同盟由是衛背晉救陳楚圍宋三時而晉師不出晉盟不足賴矣故晉主夏盟恒日略不序諸侯不日此又不月以異之左氏傳曰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陳氏傳曰中國無伯也由救鄭之後會伐自參以上皆不書大夫會盟亦不書矣

宋師伐陳

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爲救陳故以說于晉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晉君將嘗不書矣楚入陳得陳圍鄭得鄭且將圍宋也而晉師不出楚之得志於諸侯未有甚於此時也景公爲邲故伐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則其書之何中國不可以終無伯也楚之得志於諸侯

未有甚於斯時者而晉師不出則諸侯皆楚之從矣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皆楚之從而無伯者以斥之是無中國也景公始有志於文襄之業自伐齊而後一合諸侯伐鄭四同盟皆其君親之於是齊魯從而鄭服楚亦無能爲是故晉侯伐鄭始書之予之以復伯也

秋九月

爲下葬月也

凡圍國著例不月

葬于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楚以兵加宋魯常迎而會之

僖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

以宋絀則及魯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陳氏傳曰凡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也而後書

布為楚平者矣於陳不書

文九年於鄭不書宣十

書之宋及楚平矣

僖二十四年宋及楚平

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

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

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此荀林父也曷為稱師以晉人之釋楚而甘心於

羣狄也荀舍其大而細則中國之威頓而伯業

墮非經遠之略也宋人距楚踰三時庶幾晉之能

恤病也晉人以為天方授楚不可與爭顧間赤狄

之衰而逞其志是故晉大夫將以禦楚雖無功悉

書其人而荀林父滅潞氏不書隨會滅甲氏不書

凡滅夷狄雖君將不書日此以其君歸故日

秦人伐晉

此秦桓公也曷為稱人晉秦之不交兵十有四年

矣晉既敗績于楚又方有事于狄秦人不懲再世

連兵之禍乃乘其隙而伐之以啓釁于晉焉故秦

君自將稱人而晉敗秦師于輔氏不書略晉而罪



秦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陳氏傳曰兩下相殺雖王卿士不書

據傳昭十二年劉獻公殺甘悼公十八年

毛得殺毛伯過之類

此何以書斥王之辭也於是王孫蘇與召氏

毛氏爭政使王子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孫家人也而爭政王子一日而殺二卿則譏不但其人也  
是故終春秋纔一再書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皆斥君之辭也穀梁傳曰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

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初稅畝

初稅畝者何井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私田之畝復十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蓋十取其二始於宣公也穀梁傳曰初者始也古者十一籍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



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取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公羊傳曰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意錄生

蠹子也不月不成蠹也不成蠹何以書為一歲

奇生記異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榭災

災從公穀經文

公羊傳曰成周者東周也

據成周乃王城下節之總名

宣榭者何宣

宮之榭也胡侍講曰以宗廟之重書之也

據考古圖

宣榭

秋郊伯姬來歸

伯姬始歸于郊何以不書以其見出書來歸重其變故略其常也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魯復事晉也陳氏傳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而後不曰同盟者寡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肝卒

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肝公子也則其稱弟以卒何以公之喪其母弟舉其重者卒之也非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喪以大夫之禮也公以大夫之禮喪其弟則卒之記禮之變也蓋內女非夫人不

卒卒紀叔姬外夫人非內女不卒卒齊王姬皆禮之變也記禮之變則曷為兼稱字錄異恩也宣公以庶篡適於是喪其母弟恩視季友仲遂而得為世卿以比桓莊之族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晉文公卒齊不復從晉盟魯侯伐莒皆以間晉也晉是以不競于楚而歷三君問不及齊齊東方大國也晉不得齊則諸侯不附景公為斷道之會始徵會于齊而齊侯不至於是自將以伐齊庶乎知所伐矣

公伐杞



陳氏傳曰自是內不言君將征伐在大夫矣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戕弑也左氏傳曰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其

不名鄆子卒不志於魯也例在僖十九年不日以別於在外

而罹難者也據邾人執鄆子用之書曰何休氏曰刺鄆無守備也范

甯氏曰惡其臣子不能距難也

甲戌楚子旅卒

楚人始告喪而往弔也楚何以卒而不葬卒舉周

爵而正其名則來赴以諸侯之禮也喪者以號配

謚楚僭王號雖我有往不可言也公羊傳曰吳楚

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大夫還不至其曰還自晉何為奔言故也奔不言

出道亡也不日例見閔二其罪有關於一國之故與他大

夫之出奔者異也魯自東門遂弑適立庶而大夫

益專歸父知三桓之強而公室之弱也欲以晉去

之謀於公而遂如晉其濟則仲氏一三桓也不濟

則君受其名此亂臣之濟惡者也夫為國者不能

以禮馭臣而欲援大國之力以鉏其強宗未有不



亂且亡者故公子愁奔齊亦不日愁欲援晉以出季氏也

春秋集傳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傳卷第九

新安東山趙汾輯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終時無冰則志之周之二月夏之季冬也孔穎達氏曰以盛寒之月書之也此月無冰則終無冰矣

三月作丘甲

志重賦也丘四邑十六井也甲猶兵也古者謂甲兵魯之言丘甲猶晉之言州兵鄭之言丘賦也

見傳十五

通志堂



年昭四年

周制軍賦起於井而成於甸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皆以甸賦之甸四丘也自諸侯不給於征伐而後加賦於民故晉有爰田而後作州兵魯初稅畝而後作丘甲公羊傳曰始丘使之也其車徒卒伍之數不可知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不月略之也凡內大夫特盟諸侯恒略之惡其仇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夷狄敗中國不日

據外相敗日

王師敗績于茅戎何以不月王師天下莫得較故異之於諸侯也劉康公曰

伐戎不書諱之也公羊傳曰曷為不言敗之者三者無敵莫敢當也穀梁傳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陳氏傳曰戰然後言敗績此不戰何以書敗績言自敗也劉質夫曰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尊之義與王師自取敗之道咸見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貳於晉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齊師者齊侯也一役而再有事者略言之用眾焉



稱師齊侯伐魯反過衛衛侯使孫良夫侵齊遇齊師戰焉故但言師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內會師不月雖君將不月苟會戰也則月會而日

戰據桓十三年公會紀鄭及鄭宋衛燕戰此其取戰之日加之會之上何不

正其四卿帥師會戰以自為功故異其事也穀梁

傳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據經不書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

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陳氏傳曰凡帥非

卿不書據傳文三年晉救江不書先僕襄十七年衛伐曹不書孫蒯之類雖卿也非元帥亦不

書據傳襄元年宋圍彭城書晉樂厲不書荀偃宣三年戰大棘書宋華元不書樂呂之類書四卿是各自帥

也會伐不言帥師此其言帥師何四卿並出各自

為帥也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

三家之勢成矣於是衛未有大夫將書孫良夫曹

無大夫書公子首而賞鞏之功晉於是六卿征

伐在大夫不獨魯也以四國之臣戰齊君甚矣鞏

戰之忿也胡侍講曰成公初立四卿興師並出雖

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如師者講盟也曷如不言求盟于師據楚屈完言來盟于師

于師前定也如師者盟非前定也可不可未可知



之辭也公羊傳曰逮乎袁婁而後與之盟也穀梁

傳曰鞏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據傳國佐言背城

齊國都明矣今臨淄縣西有袁婁壹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

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

齊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卻

獻子齊有以取之也陳氏傳曰齊桓合九國之師

以臨楚屈完來盟于師桓不欲以臨楚盟屈完也

退而盟召陵以禮於楚子齊侯使國佐如師而進

盟之於袁婁以偪齊君桓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

臣敢為之甚矣鞏戰之忿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汶陽田本魯田也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則其曰取

何受之于師其歸非齊人意也魯實乘勝以取之

耳

冬楚師鄭師侵衛

此公子嬰齊也其稱師何楚未書大夫將也侵衛

遂侵我以救齊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楚令尹也而以諸

侯大夫之禮與之接不可以但名之也不名之而



曰公子

據楚稱王

則亦假周制以錄其君臣焉耳公及

大夫盟則諱公會之何以不諱盟甚矣會不待變文而後為譏也凡春秋辭從主人而善惡自見皆不待變文而後為譏者也故盟諱公以示義則會從其恒辭以見實然則公何以會嬰齊侵我而與之成也侵我何以不書以公之會之諱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會而後盟間無事則地會不地盟

據漢梁大夫盟

間有事則

地會地盟

據葵丘及諸侯大夫盟于宋

此非有事也則其再言地何

會與盟事異也公與盟自參以上不言及雖會大

夫不言及

據魯

會與盟事異則曷為言公及之一役

而再有事者因上文也會稱公子嬰齊盟曷為稱人會從其恒稱以見實則明變文以示義故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皆不書楚大夫初會盟中國也晉大夫會盟王人則不言公楚大夫會盟中國則其言公何楚師侵衛遂侵我宿師魯地合南北諸侯之大夫十有一國以為是盟而晉師不出於魯何譏焉故不諱公也其日以公

在也

例在僖十一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穀梁傳曰新宮災者禰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  
公羊傳曰宣公之宮也宣公則曷為謂之新宮不  
忍言也廟災三日哭禮也何以書記災也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陳氏傳曰鄭初書大失將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公羊傳曰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  
不聽也趙伯循曰內言圍皆叛也

大雩

晉卻克衛良夫伐廐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公與大夫盟雖來泣盟猶諱之大夫終不可以盟  
諸侯也陳氏傳曰聘而遂盟之於是始

鄭伐許



何休氏曰謂之鄭者惡鄭與楚比周數侵伐諸夏故夷狄之也孫明復曰鄭襄公背華即夷一歲而再伐許故狄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戴少望曰鄆有二東鄆莒邑魯所爭也西鄆魯邑今新城者也鄆謹龜陰三邑皆汶陽之田本社魯既得汶陽故城鄆以為固也

鄭伯伐許

狄之則曰鄭伯何易世矣故著其恒稱也其未踰年而自將以濟惡因可見矣

五年春王正月杞伯姬來歸

此非罪出也

據卒書杞叔姬

其以出辭書之何婦人之義從一者也苟乖從一之義一以出辭書之於是特書

其月據鄭伯姬不月以別於罪出者然則叔姬始歸于杞何不書以書來歸故略其恒辭以異之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氏傳曰晉荀首如齊逆女宣伯餽諸穀然則非國事也書之如國事然政在大夫也

梁山崩

梁山晉望也曷為不言晉古者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故不繫之國公羊傳曰為天下記異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傳曰武宮武公之宮也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高抑崇曰武公佐宣王南征北伐有功故謚曰武季孫行父以鞏之功再立武宮與魯公為二祧蓋僭天子之禮若文武二世室也劉侍讀曰魯諸侯也而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於魯之故更大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久矣夫其以僭為為典也

取鄆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氏傳曰以其辭會也晉伯宗鄭久不書非卿略之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為下日卒月也

據來朝著例不月

公孫嬰齊如晉

左氏傳曰命伐宋也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傳曰晉命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陳氏傳曰楚初書大夫將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為不郊言故且記異也

吳伐郟

陳氏傳曰吳初入伐中國也左氏傳曰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吾亡無日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為下事月也

不郊猶三望

言免牛不言不郊言不郊間有事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杜元凱曰州來楚邑陳氏傳曰吳楚之交兵不書

據傳伐楚伐巢伐徐子重七奔命

至是始書之左氏傳曰是以始大通吳

於上國晉人為之也盟於蒲景公將始會吳吳不

至於鍾離而後至盟於雞澤悼公又逆吳子吳子

不至於戚而後至吳之為蠻久矣其不敢自列於

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晉亦不復伯

矣入州來不可以不錄其始也

冬大雩

不月異之也

例在桓五年

衛孫林父出奔晉

見惡於其君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來納幣不書

據紀伯姬齊子叔姬不書來納幣

使卿則書之從史文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其曰天子賜之何不請命而來錫也昔者文公即

位天王使毛伯來錫之命而叔孫得臣如周拜則

以魯人嘗請之也

據詩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即此事作頌為將躋僖公

成公即位八

年矣而召伯以錫命來以錫命來而不往拜則魯

人未嘗有請也天子之為天王也賜之為錫也一

也向也追命桓公則王不稱天此未嘗有請而來

錫其曰天子何也隱桓之際王命數及于魯則猶

足以寵諸侯也王命猶足以寵諸侯而追命桓公

則非禮莫大乎是故為王惜之伯者不作王室愈

卑定王崩魯人蓋弔而不葬然且來錫公命自是

終春秋無來錫命而王人亦鮮至於魯則王命不

足以寵諸侯焉耳王命不足以寵諸侯而不請來

錫於王何譏焉故不曰天王而曰天子不曰錫而

曰賜異其文以異其事而已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內女為夫人來歸卒不繫其國

據子叔姬

叔姬來歸則曷

為以杞卒之非罪出也非罪出而繫之以杞者無



絕道也內女來歸不卒此卒而繫之杞則以夫人之禮成其喪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左氏傳曰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衛人來媵

來媵常事也不志志晉衛與齊人來媵見非常也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異其事也穀梁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季堯俞曰叔姬旣絕矣生不復奉其祭祀死豈可成婦於祖宗乎是則魯不得使逆之杞不得歸葬

之杞魯之不正均矣其不書葬何魯不會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自馬陵以來諸侯未有二也則其曰同盟何晉懼失諸侯也諸侯之從於晉者類非誠服也晉人亦知自反矣乎馬陵未幾而受孫林父之奔以隙衛反汶陽之田以攜魯志不得於楚而侵蔡威不足以及吳而伐邾以是道宗諸侯雖日同盟無益也故晉主夏盟恒日於是特不日以異之王貫道曰甚哉晉景公之不智也盟而可保蟲牢足矣何必馬陵馬陵足矣何必于蒲五年之間凡三同盟不



即乎人心甚矣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不言逆者親迎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致女常事也不志使卿則志之孫明復曰致女使卿非禮也何休氏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成婦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也貞信著然後婦禮成故婦人未廟見而死則歸葬女氏之黨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於是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則其稱人以執何非伯討也中國無伯鄭之反覆乎晉楚之間有自來矣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竊會公子成于鄧即往朝于晉鄭非果於叛晉也晉人執鄭伯以伐鄭而歸鍾儀使求成於楚則何以罪鄭為哉故雖討貳但稱人而鄭伯歸于鄭不書

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潰者不日

據蔡潰沈潰  
鄭潰皆不日

其日以譏晉也同盟潰于夷狄

而不能救譏之故日以詳之也

楚人入鄆

一役而再見者恒稱人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

城中城

中城者鄆內之城也高抑崇曰莒以無備而潰楚人入鄆故懼而城之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臀帥師侵鄭

晉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曰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吳先生曰二

月下旬初卜三月上旬二卜三月中旬三卜不從

則不郊矣乃於三月下旬四卜四月上旬五卜不

從而後不郊潰神甚矣公羊傳曰其言乃不郊何

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於是鄭伯歸于鄭曷為不書罪不及失國也執君

歸不書

據襄十六年莒子邾子十  
九年邾子哀四年小邾子

必伯主釋有罪而後書

據曹伯襄衛侯  
鄭曹伯負芻

苟罪不及失國則固宜歸者也公會伯



國侵伐恒書至此其不致何晉景公疾晉人急於得諸侯乃立太子州蒲為君而會伐鄭恃其父子之教異於他君討貳故不致以異之齊人來媵

公羊傳曰三國來媵非禮也左氏傳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丙午晉侯孺卒

秋七月公如晉

奔喪也不言葬公在晉也左氏傳曰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凡九月乃得歸也其月以奔諸侯喪異之也

據公如至至皆

不左氏傳曰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卻犇來聘

己丑及卻犇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不名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王人  
內京師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晉楚成也杜元凱曰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  
好然則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外  
何以不書陳氏傳曰晉楚嘗同盟矣不書至襄二  
十七年特書之

語出  
章指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不月以中國敗夷狄略之也

據外相  
敗日

陳氏傳曰中國

敗夷狄皆不書惟晉特書之病晉也楚方聘魯平  
宋合諸侯之大夫于蜀討陳夏徵舒觀兵于碓矣

而晉區區爭地於羣狄是故宣成之春秋晉有事  
於秦楚或略不書而甚詳於滅狄以是為晉衰也  
晉之衰也諸夏之憂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陳氏傳曰外乞師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卑辭  
也見晉之無以令與國也

三月公如京師

其月尊京師也諸侯相如不月雖來朝不月必公  
如京師而後月諸侯朝天子正也范甯氏曰實會  
晉伐秦過京師也因其過而朝故正其文使若本



自往然公羊傳曰不敢過天子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於是公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則其但言自京師何不伐秦累王室也秦晉之交兵以復怨也而晉侯以諸侯朝王而後會伐乃若受王命以伐秦然無益於中國之故而使天子受其名故但序諸侯而劉子成子不書不以伐秦累王室也陳氏傳曰於是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則其但書伐何略之也自狄秦以來秦晉人相加兵皆略之是故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但書伐秦戰于櫟晉師敗

績但書伐晉以爲不足詳也

曹伯廬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初志卒以同盟也徐邈氏曰莒行夷禮君終無謚故不書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晉侯強歸之也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不可既歸使卻犢送而復之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

陳氏傳曰夫人婦姜氏有姑之恒稱之若妾姑也則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適姑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

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榿聞君薨家遣墯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陳氏傳曰執未有稱爵者此其爵晉侯何討有罪也曹伯之罪不著於春秋曷以爲討辭書之曹伯殺太子而自立者也然則負芻之罪曷不著於春



秋曹伯廬卒未有即位者公子與太子爭立猶兩下相殺而已矣書殺太子是有二尊也猶兩下相殺而已矣則其討之何不討之則適庶之亂將接迹於天下是故特書晉侯陸渾氏曰稱晉侯者以執當其罪又歸京師得侯伯討罪之禮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背晉成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再書宋華元從史文也春秋有因上文者謂一事而再見者也奔大夫有出以罪而歸非其罪者有歸以罪而出非其罪者其事殊其義異則雖無中事不得因上文也華元以宋公卒公室卑不能討有罪而去位僅足以免於罪而已既有許之討者然後歸卒討之庶幾能立法者也大夫歸言所自者必嘗有力者也此未至晉則其言自晉何見其所以得歸也華元非挾晉以自重則爲魚石矣大夫出入非罪不書此非有罪也曷爲出書之歸書之爲其殺一司馬出左師大司寇少師寇大宰少



宰五大夫不可不詳其故也

宋殺其大夫山

此蕩山也不氏

例見信二十八年

弱公室殺公子肥則討當其

罪也

宋魚石出奔楚

於是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奔楚皆卿也則其但書魚石何魚石左師也其族同其志同則書重而已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吳者其君也曰吳以號舉也其言會又會何是兩

會也大夫會大夫一也大夫又相與會吳一也不以夷狄會中國故自相爲會然後會之也穀梁傳曰會又會外之也公羊傳曰曷爲殊會吳外吳也陳氏傳曰晉初以諸侯之大夫會吳也於是大夫自爲會矣左氏傳曰始通吳也

許遷于葉

遷國月

據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皆月

此何以不月從夷狄也許偁于

鄭請遷于楚故遷于葉于夷于白羽于容城皆不

月以別於中國之避夷狄而遷者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穀梁傳曰雨而木冰也志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叛晉也楚人力不足以爭鄭於是以賂求之楚不得鄭則不能圖中國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穀梁傳曰日事遇晦曰晦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然泓之戰宋公身傷而但言師敗績則為中國諱也此不為楚子諱外夷狄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謀伐鄭也不見公者晉侯也以公後鄢陵戰期且用僑如之譖也何以書據見止不書譏不在內也程子曰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侯不見公非矣彼曲我直故不恥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王人會伐自單伯而後不書

據王叔桓公劉康公成肅公

此其書尹

子何不能服鄭也鄢陵之役自城濮以來於是再見而鄭不服厲公無道其大夫方欲釋楚以為外懼則雖一戰勝楚鄭人固有以量之也厲公不能



自反修其所以復伯者而請以王臣會師於是三合諸侯伐鄭而鄭人從楚益堅則中國之威頓矣故尹子單伯相繼而出悉書之

曹伯歸自京師

釋有罪也天子嘗釋衛侯矣不言自京師此何以言自京師負芻之罪宜廢而天子不能正則以累乎京師也但曰曹伯何以天子釋之故不名以別異之也公羊傳曰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據曹伯襄復歸于曹易也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孫明復曰曹伯歸自京師天子釋之之辭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

用僑如之譖也舍寘也劉侍讀曰不稱行人從公也執之者以歸也伐而未至而著舍之于茗丘故不言以歸也穀梁傳曰執者致據媒至而不至公在也執者不舍據晉執叔孫婁因之於箕不言舍而舍公所也據公在茗丘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於是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則其但書奔何以奔告諸侯也齊出高無咎放高止但書奔皆從告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公至自會

鄭康成曰伐而致會於伐事不成



乙酉刺公子偃

內殺公子言其故

據公子買不卒成

此其但言刺之何其故不

可言也公將有行穆姜以僑如之意欲去夫二家者指偃與鉏曰汝不可是皆君也僑如之情非偃與鉏之所知也既魯人出僑如季孫歸而刺偃遷怒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侵鄭救晉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王人未有書二卿者其以二子會伐何伐鄭而鄭

不服也厲公親以六國之師伐鄭而過楚輒還能驟合諸侯而不敢復當楚則二卿之行失威廢命而已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不重言諸侯二子與盟也狄泉之盟諱王子虎此其不諱何中國無伯王室之憂也以二卿奉王命以伐鄭而鄭不服於是下盟諸侯不足諱矣自是晉有諸侯之事王人與盟皆不諱矣

據雞澤平丘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交



用郊者用其禮也郊之祭以祈農事也以其非爲農事而以郊禮爲之故曰用郊古者天子有大事則類造于上帝類之言類也其禮類乎郊也成公以頻年出師未已故竊類造之義用郊禮以祈焉僭且異矣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

嬰齊卒于外公實未嘗臨喪其日何勢不得臨非恤典薄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犢卻至

楚人滅舒庸

楚書大夫將矣此公子橐師也其稱人何橐師未嘗爲中國患也春秋書楚與中國異以楚大夫將而稱名氏必其人能爲中國患者也春秋爲中國而作苟其人爲患不及中國春秋奚治焉是故公子嬰齊帥師凡四見公子貞帥師凡七見則雖伐吳從其恒稱而陽丐囊瓦交兵於吳橐師滅舒庸但人之則皆未嘗爲中國患者也以其未嘗爲中



國患則不復詳其名氏志夷狄之相攻滅而已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此樂書中行偃將弑其君而殺其大夫也其曰國殺何書偃之罪不著於春秋則其殺胥童固不以兩下相殺告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弑君者樂書中行偃也則其稱國以弑何不以賊

赴也

例在文十六年

晉厲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所嬖一

朝而尸三卿書偃為政懼將及也幽厲公而殺其與為亂者既則弑公而葬以庶人不入于兆逆孫周于京師以立之踰月即位是蓋以易位來告者

也吾魯史也於書偃之事何知焉書曰晉弑其君而有受其惡者矣其日謹之也然則古者有貴戚之卿何也非天子不得廢置諸侯以貴戚之卿而易置人君非臣禮也蓋古者有社稷之臣國亡與亡國存與存義足以匡君而弗聽則有易位之權謂若伊尹者然後可也春秋世卿之柄國者皆其君之罪人也樂書構卻氏而陷之死將以擅晉也與中行偃殺胥童而弑其君以紓死也豈曰社稷之云乎春秋辭從主人苟有受其惡者斯已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於是楚子鄭伯伐宋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以三百乘戍之則其曰復入何譏不在於納也納者復其位之辭也大夫歸則言復歸入言復入者位已絕者也杜諤氏曰復入重於入入重於復歸復歸重於歸志惡之淺深也此叛也則曷為不言叛罪不止於叛也楚既得鄭即圖宋魚石援仇讎以賊其宗國其事同其罪異則各書其重焉耳是故大夫入邑必言叛據宋公之弟辰晉荀寅士吉射苟言復

入則不言叛入必言所自

據宋華亥向寧宋公之弟辰及公子地皆言自陳入

苟言

故則不言所自舍宋魚石言復入者惟晉欒盈皆

言故者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句來聘

左氏傳曰拜朝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為下曰薨月也

據來朝著例不月

築鹿囿

公羊傳曰譏有囿矣又為也孫莘老曰春秋興作



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廩之急無遺焉重民力也況耳目之玩一身之娛哉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公子嬰齊帥師見於經者詳矣侵宋曷為稱人不足以病宋也於是宋師圍彭城嬰齊侵宋救彭城也既而諸侯圍彭城楚師不復出故略言之當悼公之興楚將失鄭何宋之及圖是故雖晉侯自將以救宋亦不書略之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

盟于虛打

謀救宋也其不日以吾大夫會之也陳氏傳曰崔杼嘗奔衛不言歸其再見何齊納以為大夫也齊之禍靈公為之也前年逐高無咎今年殺國佐而杼當國已而殺高厚齊無世臣矣於是伐莒伐魯皆杼帥師焉而後弑齊之禍靈公為之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集傳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傳卷第十

新安東山趙汭輯

襄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圍有宋人曷爲言宋彭城

據衛石曼姑言或不言衛

嫌非宋地也

於是晉悼公合諸侯爲宋討魚石不與楚之取彭城以置叛人故繫彭城於宋見諸侯之爲宋討也諸侯分地有制非惟楚不當取雖晉亦不可受彭城降晉而歸之宋宜也

事見襄二十六年傳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曰會以次何以備楚也鄆鄭地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救鄭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邑也其不繫之鄭何以伯令城之也鄭棄



於夷久矣於是悼公有討於鄭以諸侯城其嚴邑  
將以紂鄭焉耳孫明復曰鄭叛中國與楚比晉荀  
營再會于戚城虎牢以逼之故虎牢不繫鄭使若  
中國自城邑然劉賓之曰不言伐取且不繫之鄭  
皆予晉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伐吳

陳氏傳曰於是楚伐吳吳人伐楚取駕則其但書  
伐吳何春秋於晉楚之際嚴矣於吳楚未嘗無差  
等也是故楚伐吳悉書之吳伐楚必若過門于巢  
卒而後書

公如晉

高抑崇曰禮童子侯不朝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  
其可以朝伯國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蘇子由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而與公  
盟也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  
子光同盟于雞澤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公羊傳曰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杜元凱曰陳疾楚



政而來本非召會故言如會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公羊傳曰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盟也杜

元凱曰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

殊袁僑者明諸侯之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陳氏

傳曰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以袁僑絀諸侯也

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晉悼公為之也

諸侯在焉而大夫自為盟而後大夫專盟矣大夫

專盟自宋始穀梁傳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

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孫明復

曰諸侯既盟而陳袁僑至無盟可也

據踐土陳穆公如會文公不再盟

己未諸侯盟戊寅大夫又盟是大夫強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如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如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杜元凱曰俱受命於魯故不書及左氏傳曰覲鄆  
太子于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鄆太子巫如晉  
言比諸魯大夫也陸淳氏曰鄆列國也使其世子  
同於我大夫魯與晉俱失正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杜元凱曰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左氏傳曰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於雞澤之故且請聽諸  
侯之好晉人將為之會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  
會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八年而殺三卿也左氏傳曰君子謂楚共王於  
是不刑莊王卒以大夫盟諸侯納宋魚石殺公子  
側公子申公子壬夫楚遂不競而晉復伯是故晉  
悼公之春秋楚有諸侯之事亦不悉書

據傳襄三年公  
子何忌侵陳不

書四年彭名  
侵陳不書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其大夫也以諸侯大夫之禮接故得  
序於齊世子之下稱人而不殊也鄆人者鄆大夫



也魯以屬鄆為不利故使鄆大夫聽命於會陳氏  
 傳曰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為晉  
 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見襄十三年蒲之役將始會  
 吳吳不至事在成九年雞澤之役又逆吳子吳不至吳固  
 不敢自列於諸夏也而晉求之急於是滅州來敗  
 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滅巢入郢矣高抑崇曰晉之  
 亟於進吳以其能病楚也吳能病楚則亦能病中  
 國矣既伐楚則伐齊伐魯伐衛伐陳以至與晉爭  
 盟則其病中國也甚矣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晉命也不言其人微者也穀梁傳曰內辭也公羊  
 傳曰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  
 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陳氏傳曰戍不書桓六年戍齊宣六年  
戍鄭之類晉悼公之戍陳也特書之君子以悼公之伯業  
 桓文之所不屑為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  
 屈楚自悼公而通吳以制楚矣會于戚于向于柵  
 皆東境也而又戍陳鄭以守之楚誠強而晉亦誠  
 下策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



為下卒月也

公至自救陳

穀梁傳曰善救陳也范甯氏曰善之故以救陳致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氏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滅國有取而有之者則不言滅例在傳二十二我嘗取鄆矣

事見昭四年

則其言滅何譏晉也鄆人與莒子同列於會

而莒卒滅鄆以為悼公病矣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月齊人滅萊

公羊傳曰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郊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穀梁傳曰三卜禮也夏四月不時也孟獻子曰吾

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

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救陳也不言救陳者陳侯逃歸不成救也不致無成事也是故盟主之會恒不月於是無成事特月

以別之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鄭伯髡頑弒也則其書卒何史承赴而書辟不敵也史承赴而書春秋曷爲不正之正之則無以見國之無臣子也春秋於鄭髡頑齊陽生楚子麋實弒書卒者皆從而志之無改焉是併其臣子之不能討賊而姑爲隱諱者治之也穀梁傳曰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名之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地於外也



陳氏傳曰此公子騂弑其君也則其書卒何以君薨赴也君弑矣晏然赴於他國但如恒喪自鄭騂始甚矣無人紀也而鄭之臣子聽焉自有討賊至於不討自不討矣至於赴告如恒喪春秋之所甚懼也是故書卒所以誅鄭之臣子聽賊之所爲也崔杼弑其君齊大史書之杼殺之其弟嗣書之又殺之南史執簡以往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請討之弑君天下之大變也名在諸侯之策誰能沒之史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後世有考焉矣

陳侯逃歸

陳大夫貳於楚而脅其君使逃諸侯以歸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

此鄭公子發也何以稱人惡其將叛中國而侵蔡以欺盟主也王公氏曰鄭人弑其君志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楚師至然後告絕於晉而與楚平也公羊傳曰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左氏傳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



侯也陳氏傳曰此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也其稱人何不以太夫敵盟主也不以太夫敵盟主桓文之盛也自同盟于戚而大夫與諸侯序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復予晉以伯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曰拜公之辱

九年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也其不致何盟後復伐鄭

伐與盟皆非功也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相



左氏傳曰會吳子壽夢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其日以譏晉也晉悼公合十有二國爲衣裳之會以會吳而滅小國異其事故日以譏之以偃陽子歸不書略之也以其會而遂滅則以歸不足言也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此荀瑩也曷爲書師以其釋楚而敵秦怨也楚方得鄭而伐宋晉人不圖其所以紕楚者而急於伐秦曰以報其侵也則非伯者之事矣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世子光始與盟會序小邾子之下諸侯世子未誓於天子之制也於是又以先至躋之滕薛杞三君之上明年乃次之曹伯莒子之間則誓於天子而攝其君之制也此禮樂之自諸侯出者也若夫滕薛杞三君之後於邾莒則宜悼公不能正也陳氏傳曰隱桓之諸侯皆序爵也伯者作而後小國或序大國之上有以子男長於伯者矣於是以世子長於小國之君則悼公爲之也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子輒

盜殺不言其大夫盜賊者不可以上下道也公羊傳曰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孫明復曰盜一日而殺三卿故列數之惡鄭伯之失政也

戍鄭虎牢

公羊傳曰諸侯已取曷為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左氏傳曰言將歸焉杜元凱曰鄭服則以還鄭故追書繫之以見晉志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陳氏傳曰楚救鄭矣不書

傳宣元年為賈二年闕椒成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

子申之類於是始書以為晉悼復伯楚欲救而不能也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作三軍何作中軍也以其言舍中軍

昭五年知此為作

中軍也作中軍則何以言作三軍始改作也魯人外弊於征伐內擅於三家軍賦之出於三郊三遂者非其舊矣車乘卒伍之成於甸者非周制矣則曷為言改作於是始三家始分魯也前乎此三家之擅魯者專其政爾未嘗有其民也於是乃三分其民家為一軍而盡征之而叔孟之僅不取者以歸公則魯之民皆三家之民矣魯君之所存者亦與祭而已此非公命也其書之若公命何政在



三家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晉人欲服鄭而諸侯皆憚戰於是爲分兵敝楚之策鄭人欲從晉而畏楚以爲必得諸侯盡力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故侵宋以致諸侯之師二國之謀若出於一此晉之所以得鄭也蓋晉之師武臣力非復文襄之舊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公羊傳曰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孫明復曰言伐言會者得鄭之辭也晉楚爭鄭久矣悼公比歲大合諸侯以伐鄭今始得之雖不能遠斥強楚以紹二伯之烈然亦能有鄭者二十年此悼公之績也陳氏傳曰有地會而後伐者矣據會于袁伐鄭會于召陵侵楚未有伐而後地會者也地會而後伐未集事之辭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伐鄭會于



蕭魚序績也

公至自會

穀梁傳曰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晉

以救鄭也於是戰于櫟晉師敗績不書不足書也  
秦人自絕于中國而為楚救鄭雖戰勝晉師而不足  
以病晉故略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外伐我不書圍也

據成二年齊伐北鄙圍龍

書圍台以病晉也莒人

滅鄆晉不問伐我東鄙者再不能討於是圍台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來告喪而往弔也楚卒日吳何以不日吳始通  
於上國弔贈之往來者若楚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會吳于諸樊也左氏傳曰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其言二大夫會之何並列於會也禮卿使則大夫介大夫使則士介同倫不相介同倫相介是爲恭也則曷爲並列於會晉人嘉之也諸侯之大夫惰矣進吾二卿以勵之見悼公之令不行於諸侯也蓋蕭魚而後悼德衰矣抑中國之不競諸侯亦有罪焉故晉鄭大夫書名氏而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但人之一役之中而有予奪於是始譏不往

在晉也春秋之辨名實所以正伯者之事也苟非伯者之事春秋奚治焉是故自伐秦而後凡大夫將皆從其恒稱澶淵而後大夫之會皆從其恒稱苟晉之君卿無志於中國則其名實不足辨矣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左氏傳曰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隋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陳氏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悼不自將諸侯之師及涇不濟荀偃欒黶二師爭而



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則君令不行於大夫矣  
已未衛侯出奔齊

諸侯出奔不日此何以日異其事也春秋諸侯奔  
走失國者蓋有之矣而未有以臣出君如衛孫林  
父甯殖者衛獻公不禮於孫林父甯殖孫子曰君  
忌我矣弗先必死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  
孫子皆殺之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  
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故雖鄭祭仲  
殺雍糾而厲公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而簡  
公出不日必若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後日日之  
者異之也劉侍讀曰奔而名者兩君之辭也剽已

立矣而衍不名何也剽以公孫為貴卿交於諸侯  
矣逐其君而自取之惡有甚焉故絕其兩君之稱  
以見所惡也叔武攝位而鄭不名剽篡國而衍不  
名其不名也同而所以不名也異叔武讓而剽篡  
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  
人邾人于戚

左氏傳曰謀定衛也於是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  
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晉侯問衛故於荀偃對



曰衛有君矣不知因而定之晉盟主也不能詢諸國人求衛侯去國之故一大正其君臣乃因之以定衛焉此晉大夫私於孫氏之過而悼公不能察也蓋晉人釋君助臣於是始悼公爲之也是故大夫皆從其恒稱譏不在大夫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此來聘而蒞盟也吾君及大夫盟春秋終諱之則曷爲及向戌盟于劉向戌仇也去其國以盟諸侯是伯主所以爲吾君禮也據公及晉侯盟于長檮以伯主爲吾君禮者盟外大夫則向戌仇也三家專襄公弱大夫

自相結以卑其君而魯道衰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天子之士也左氏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逆后非我主之不書穀梁傳曰過我故志之也杜元凱曰單靖公不書劉夏獨過魯告昏也胡侍講曰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卿往逆而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后也士而逆后也是不重人倫之本矣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書圍成以病晉也左氏傳曰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



公救成至遇

言至遇何不成救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公至遇而齊侯還故二子以師進而城之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此諸侯會而使大夫盟則曷爲不言諸侯之大夫

據三年雞澤

閒無異事也穀梁傳曰溴梁之會諸侯失

也諸侯會而大夫盟政在大夫也公羊傳曰諸侯

皆在是其曰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

大夫遍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遍刺天下之大夫

君若贅旒然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爲我故也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不能服齊而伐許非務也宋稱人而後於衛大夫將卑師少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不曰齊高厚甚之也見齊侯一舉而分兵圍吾之

二邑故繫之於齊侯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傳曰爲齊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公羊傳曰白狄者夷狄之君也不言朝不能朝也

劉侍讀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

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所以懲淫慝一內

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

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



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氏傳曰爲曹故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此齊侯也曷爲稱師齊侯伐我春秋悉從其恒稱其惡著矣於是略言之以同圍齊見義而已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圍未有言同者其言同圍齊何晉弗伯也猶曰諸侯同圍之焉耳陳氏傳曰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之師出無與於諸夏之義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春秋集傳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傳卷第十一

新安東山趙汾輯

襄公下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凡晉主夏盟恒日此以既盟而即執邾子子會故  
不日以異之陳氏傳曰會無王卿士其亦申言諸  
侯何間有事也

晉人執邾子

不言以歸既服而釋之也劉侍讀曰已得其地故  
失之執君取地皆不以王命何以正其罪而服人  
心乎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漵水

公羊傳曰自漵水以漵爲竟也黃震氏曰晉救魯可也動天下之兵以執邾子而取邾田以歸魯不可也未足以服齊也

季孫宿如晉

拜師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齊未服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公羊傳曰還者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穀梁傳曰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奔非其罪不書於是蔡人患公子燮欲以蔡之管  
殺之公子履其弟也故出之於楚陳人患公子黃

之偏譖於楚曰與蔡司馬同謀亦出之於楚皆非  
其罪也則何以書惡陳蔡之不國也陳蔡之君有  
國不能自爲政而惟大夫之爲有臣不能馭而惟  
楚之令故國人皆得挾楚以制其君殺其公子之  
爲大夫者出其弟之同母者而其君聽焉則二國  
之命懸於楚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  
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陳蔡之卒滅於楚則有自  
來矣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公羊傳曰庶其者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穀梁傳曰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據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讀曰漆一邑閭丘一邑不言及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私邑不言及公邑言及杜元凱曰大夫以邑出為叛適魯言來奔內外之辭何休氏曰舉地言奔則魯坐受與庶其叛兩明矣呂大圭氏曰非公命不書此公在晉何以書政在大夫也政在大夫則公雖在內不得為政矣蓋自宣成以來志之策

書之變也黃震氏曰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所謂三叛人也襄公在晉而邾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公在晉而莒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魯之受之皆非君命則為逋逃淵藪者季孫氏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許翰氏曰比年日食又比月而食蓋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為變大矣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氏傳曰錮欒盈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於是欒盈自楚適齊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高抑崇曰晉以一欒盈之故期年之間再合諸侯見晉

失伯者之義不足以令諸侯矣齊侯於是終保欒盈明年伐衛遂伐晉也胡侍講曰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厚人倫也晉人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勾卒

夏邾畀我來朝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於是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慶氏以陳叛楚屈建從陳侯圍陳而陳人殺慶虎慶寅則曷爲以國殺書之以楚人不釋君而助臣故陳侯得致其討也二慶導陳侯以逃晉即楚者也於是以陳叛不書非叛其君也楚圍陳不書非爲寇也曰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則二慶見殺之由可見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先言復入後言入何齊侯潛納欒盈於曲沃欒盈

率曲沃之甲以入晉敗而後奔曲沃也不言叛罪不止於叛也齊侯將伐盟主而欒盈因之以賊其國故各書其重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陳氏傳曰此其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袁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之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先言救後言次以成救也齊侯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而晉人不出叔孫豹帥師從晉人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獲晏髦焉齊



師退而後還則次以成救者晉命也據外傳子服惠伯云陳氏

傳曰晉遂失伯也是故自救盟主他救皆不書據傳

昭二十一年晉以諸侯之師救宋三十年楚沈尹成救徐之類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己亥臧孫紇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左氏傳曰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公羊傳曰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何休氏曰

稱人從討賊辭

齊侯襲莒

杜元凱曰掩其不備曰襲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氏傳曰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伐鄭以救齊也諸侯還救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魯不上聘京師再世矣於是穀洛鬪毀王宮齊人叛晉故為王城邾以示義于諸侯魯嘗有惡于齊而懼晉之不競也故使大夫如周聘且賀城將以假寵焉自是終春秋魯大夫無如京師者矣

大饑

何休氏曰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弑君稱名氏者以賊赴也崔杼弑其君立景公而相之則孰為以崔杼弑君告諸侯者國猶有人也杼盟國人于太宮而不能要晏子以非義之盟殺大史三人而不能止其弟之又書與南史之繼往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猶為國有人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此伐齊也不書伐齊齊人逆服也於是齊人以弑君說于晉晉人重於得齊而輕舍弑君之賊則功



利之弊有自來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其日何鄭有辭也鄭伯以陳怨故請伐陳於晉而陳侯會楚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於是鄭子展子產帥師入陳則異乎陵弱暴寡之師矣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晉平公之盟不言同

據梁祝柯

雖澶淵服齊猶不言同

也此齊成也則曰同盟何以齊之即楚也向也齊雖背晉猶未叛中國也莊公既伐晉而懼遂自通于楚且乞師焉而楚為伐鄭以救之使莊公不見弒則不待盟于宋而諸侯皆楚之從矣其曰同盟

晉懼失諸侯也重言諸侯間有事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會于夷儀者剽也則衍入夷儀何以不名

據鄭伯突入于標名

晉逆之也衍之出也不名以大夫無出其君而伐之之道也既而晉人為戚之會以定衛自湟梁以來剽無會不在衛有二君者十年則固不可以無辨矣故復歸名之於是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使衛與之夷儀則於衍何譏焉是故入夷儀不名名之則疑於鄭伯突陳氏傳曰衛侯入國矣而晉納之則異於他入者矣是故衛有二君俄而甯喜



之弑械成則晉人爲之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楚大夫將稱大夫必嘗爲中國患者也屈建未嘗寇中國則滅舒鳩何以稱名氏屈建爲宋之盟使南北之從交相見其罪有甚於爲寇者則不可以不詳其入也是故遠罷未嘗寇中國也以楚靈吞滅諸夏而罷爲之相其罪有甚於爲寇者則亦可以不詳其入也故二子者雖有事蠻夷皆斥其名氏春秋之用法嚴矣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正順號

穀梁傳曰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吳子遏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非吳子之自輕也陳氏傳曰自入州來至是而書伐楚略之也於是吳子親門于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則其但書門于巢何不以咎巢人也諸樊始通於上國爭長於楚而喪身於匹夫是自取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不與剽之立則其曰甯喜弑其君何甯氏立之諸侯定之衛人戴以爲君者十有餘年非喜之所得貳矣左氏傳曰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



氏也劉侍讀曰出衛君而立剽者甯殖也則曷爲於喜加稱弑焉嫌以喜之受命于殖而弑剽也夫據其位而享其祿臨禍不死聞難不圖偷得自全之計使篡弑因已而立後雖悔之不可及矣然則爲甯喜者宜奈何宜乎效死勿聽爾陳氏傳曰國無二尊春秋之法也衍列於諸侯之會十有三而後出其入也將焉名之剽列於諸侯之會七而後弑其弑也又將焉名之削一而存一是有予奪矣故春秋不沒其實而正不正不與存焉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陳氏傳曰書叛必不能討者也

據二十九年季札過衛將宿於戚聞鍾聲焉

春

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書叛始於此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昔者鄭厲公自櫟侵鄭傳瑕弑子儀而厲公歸皆

不書

據莊十四年傳文

則剽之弑衍之歸何以書春秋之世

篡立苟未列於諸侯之會魯人始終君突則子儀

之弑鄭必不告史必不書子儀之弑既不見於經

則突之歸罪不加於奪適不足詳矣衍見出於大

臣而剽立列於諸侯之會數矣於是見弑而著于

經則衍之復歸不可不詳矣穀梁傳曰日歸

據莊六年衛侯

朔僖二十八年衛侯鄭皆不書日

見知弑也孫明復曰喜弑剽四日而

衍復歸于衛言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甲午衛侯



衍復歸于衛以見衍待弑而歸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於是會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六十以益孫氏晉大夫爲之也故趙武稱人宋向戌者武之所善也然則公無譏與季孫之專魯甚於孫氏當荀吳以君命來聘且召公而公無辭焉公進退在季孫矣是故內不諱公見公之爲大夫役也胡侍講曰趙武不書諸侯助孫氏也鄭良霄稱名氏者鄭伯爲衛侯故如晉知鄭獨不釋君而助臣也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傳曰此執有罪何以不爲伯討不以其罪執也劉侍讀曰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爲納君而伐孫氏云爾非伯討也高抑崇曰晉人執甯喜非討其弑君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戎也王公氏曰執衛侯不書者爲盟主諱也衛侯之君也林父出之其反也林父叛之晉侯召諸侯殺林父以滅歸衛則方伯之事也今爲臣而執其君斯中國爲義之士所恥聞也故不書家鉉翁氏曰是時晉趙武爲政叔向爲之謀主二子者亦何益於人之國乎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氏傳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陳氏傳曰晉楚初同主夏盟也晉楚嘗盟矣會于瑣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士燮會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兩君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

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高抑崇曰自是中國諸侯兩事晉楚齊桓晉文數十年之業一朝而壞之生民雖暫免於兵革而天下之勢遂大潰而不可收拾矣衛殺其大夫甯喜

穀梁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立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孫莘老曰喜弑剽而納衍衍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則殺之不以其罪也故晉里克衛甯喜皆曰殺其大夫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公羊傳曰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剝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即死汝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鱣約之獻公謂公子鱣公子鱣辭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鱣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鱣挈其妻子而去之家鉉翁氏曰鱣

自以失信於死者逃其兄而去之書曰衛侯之弟譏不友也公非鱣不得反國旣反國而不能安鱣之身不友甚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夷狄之盟不月此其日何兩主之也陳氏傳曰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號之盟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至鄆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鼬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孟之偷也孔子曰庭僚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王伯之所以興衰也豹云者蒙上文也僑如以夫人至自齊媾至自晉皆蒙上文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氏傳曰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左氏傳曰告將爲宋之盟故爲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公如大國不月如楚月異其事也是故公至不月

必至自楚而後月

據昭公如楚至自楚書月著例

何休氏曰如楚皆月

者危公朝夷狄也於是公及漢聞楚子卒公欲反魯人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公遂行宋人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宋公遂反甚矣魯之不競於諸侯也於是鄭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而後鄭伯始行衛侯違三歲而後行而魯人獨汲汲於楚此所以來遠啓疆之召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不書葬魯不會也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公在楚



何言于公在楚左氏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吾君

嘗以正月在齊在晉矣

據在公二十二年如齊二十三年春至自齊文公三年如晉四年春至自晉之

類不書在楚何以書此所以爲筆削也以不朝正而

釋之者史氏之文雖在齊在晉而必書必在楚乃

書者春秋之法譏公之失其所也陳岳氏曰公在

外不朝正多矣不書者在中國也在楚則書之楚

夷狄也孫明復曰在中國猶可在夷狄甚矣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闔弒吳子餘祭

穀梁傳曰闔門者寺門也不稱名姓闔不得齊於

人不稱其君闔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

近刑人不狎敵不通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

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

刑人也闔弒吳子餘祭仇之也程允夫曰謂之弒

蓋其君也不曰其君賤闔也盜殺蔡侯申書殺闔

書弒何也以闔食庶人在官者之祿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陳氏傳曰會盟必有故也春秋書會盟而不言故

屬辭比事而功過分矣於是書城杞於澶淵書宋

災衛甯喜弒其君孫林父以邑叛蔡世子般弒其



父吳楚之大夫交聘於中國天下亦多故矣晉爲盟主而區區於宋杞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而後有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義以盟諸夏如楚靈王者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傳曰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來盟不月者大夫之事也

據大夫來盟不月

杞介大國以治

魯歸田而杞伯親來涖盟於是魯人卑之以子男之禮接故雖國君不月譏杞伯之自同於大夫與魯人之卑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餘祭也孫明復曰先書殺後書聘者吳子既弑而札始至魯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穀梁傳曰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來聘雖吳楚不月此何以月爲其以聘報朝疑於中國伯者也伯主以聘報朝自晉悼公始於是公如楚楚人使公親禭與陳侯鄭伯許男送葬于西



門之外改歲而遠子來非椒與吳札之比矣故特月以異之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世子弒君日此何以不日所由來者異也先王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蔡侯淫而不父播其惡於諸侯故不日以異其事非弒君者法有輕重也以許世子止非故弒而書日則春秋之旨明矣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其日外災例時為伯姬之卒也穀梁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見以災卒也君子曰災莫大於君母之焚死其日罪宋之君臣不能救其君母而使之逮

火也然則左氏傳曰伯姬待姆者非與此宋人所以自文也伯姬已老矣使其傳姆在且加老而可待之以下堂乎鄭國之火也子產使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祝史徙主祀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而況於其君母乎宋公無臣子矣於是懼其惡於諸侯也而為之辭以自文曰伯姬待姆而逮乎火也學者不能察以為伯姬病則曰女而不婦也以為賢伯姬則曰伯姬之婦道盡矣徒以空言為訓而不知其非實豈有合乎春秋



天王殺其弟佞夫

陳氏傳曰凡王殺不書

本何休據傳莊王殺周公黑肩敬王殺召伯盈尹固類

雖王子

不書

據惠王殺子類

甚者母弟亦不書

據襄王殺母弟帶

必殺無罪而後

書於是靈王崩景王立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也尹氏劉氏殺佞夫括奔晉左氏傳曰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孫明復曰天子得專殺故天王殺大夫不書此言殺其弟佞夫者譏景王尊為天子不能容一母弟也穀梁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爾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王子瑕奔晉

周公黑肩嘗欲立王子克矣

桓十年

莊土殺周公黑肩

而王子克奔燕不書罪不在王子也子瑕儋括之黨也佞夫殺而括與瑕奔晉則佚賊矣故書之佚賊則何以不月據莊十二年宋萬奔書月著例蒙上事月也春秋有蒙上事月者以著例決之奔不言出自外也儋據不書賤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杜元凱曰卿共葬事禮過度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駟良之爭聞於諸侯久矣於是伯有為政使公孫黑如楚辭將強使之黑以駟氏之甲伐之則出非



其罪也其書良霄出奔何爲自許入鄭言故也自許入鄭則曷爲不申言鄭良霄

據宋華元出奔晉書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蒙

上文也出非其罪入罪也故間無異事得蒙上文以見之明其出入爲一事書也是故書入而不言復入者惡入也不言復者位未絕也駟良兄弟也而爭於是良霄未絕于位而出出而以惡入甚矣鄭伯之失政也

鄭人殺良霄

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故不言其大夫良霄之出入皆爲駟氏也則曷爲以討賊之辭書之良霄出而駟氏得君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於

師之梁之外而良霄自墓門之瀆入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則鄭人固以賊討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大夫會從其恒稱矣此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薑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也曷爲復不序分災侯伯之事也晉爲宋災故合諸侯之大夫疑於伯者之會故略之凡伯者之會不言故於是特言故則非伯者之辭也左氏傳曰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旣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不



書魯大夫諱之也陳氏傳曰凡諸侯不序吾君在焉而書吾君大夫不序吾大夫在焉而書吾大夫與有議也據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九年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譏不在魯矣則不書吾君吾大夫劉侍讀曰蔡人弑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夫災雖諸侯之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非天下之憂彼天下之憂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楚宮者別宮也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薛士龍

曰小寢猶非正也況別宮乎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薨不地且不書葬降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相會葬非禮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陳氏傳曰諸侯來會葬於是始晉景公之喪成公弔焉亦已卑矣晉於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雖伯主未有君會葬者也葬楚康王也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外則天下



諸侯有會葬於楚者矣於是滕子會葬於魯是春秋之季也會葬猶可奔喪甚矣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邾

稱人以弑君日苟非微者則不日

據宋人弑其君杵臼

此稱人

其不日何莒子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莒子虐展與因國人以弑之立而以微者告也

春秋集傳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